龜山先生文集叙

後學楚黄耿定力譔

有宋中葉篤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爲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閩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

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

川宗圖書館藏

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
師振教爲言旣得伯子真傳兢兢步
趨正卦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
行也晩近學者守櫝遺珠指蹄爲兎
斤斤膠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
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洙人譬
之隙光爝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
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旣繁時所
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
不發不歆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
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晩年一
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
疑毋乃正卦不載條例意與歆窺濂
洛真傳則籍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

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
剞劂盖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
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〻日

龜山先生全集目録

卷之一
上書
卷之二
奏狀
卷之三
表
卷之四
劄子
卷之五

經筵講義
卷之六
辨一
卷之七
辨二
卷之八
經解
卷之九
史論
卷之十
語錄一
卷之十一
語錄二
卷之十二
語錄三
卷之十三
語錄四
卷之十四
荅問
卷之十五

策問
卷之十六
書一
卷之十七
書二
卷之十八
書三
卷之十九
書四
卷之二十
書五
卷之二十一
書六
卷之二十二
書七
卷之二十三
啓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序
卷之二十六
題跋
卷之二十七
雜著
卷之二十八
哀辭祭文
卷之二十九
狀述
卷之三十
志銘二
卷之三十一
志銘二
卷之三十二
志銘三
卷之三十三
志銘四
卷之三十四
志銘五
卷之三十五

志銘六
卷之三十六
志銘七
卷之三十七
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八
詩一
卷之三十九
詩二
卷之四十
詩三
卷之四十一
詩四
卷之四十二
詩五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終

卷五

卷之四十二

詩四

卷之四十一

詩三

龜山先生集　卷第一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　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頑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欲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二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話之

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无以歸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又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又誕敷文德而葬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祖堂本無此有絕字）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亦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荊山之陽又出宮女

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頓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不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或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宦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頓異前日雖細民無知夫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　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　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　陛下嗣守神器兢兢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

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撣人掌誦王忠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　陛下修撣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姧贓狼籍無殷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

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咏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損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太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擁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

未至真楊楚泗未嘗入敕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變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楊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倫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以充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臣竊謂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舡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舡益

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楊廷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沿汴以清河兵遞行牽挽清河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上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濮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煑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內有錢清鹽場亭戶多竄亾至追補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之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竄亾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甲荷戈名畧送者不下數十

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倖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荊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尺地尊非其有也一民尊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　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

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為執政大臣治文書寬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取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濶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太統帥

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殿後矣援兵稍集則軍

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算如孫武武之言將執有能法令執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亾童貫為三路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遯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戮之況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

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悉
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
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
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
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
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譏嘲國則勝
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
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
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
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忘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
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剗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
以加此其視天下如糞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
未之有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
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己內訟可謂
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
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有此
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
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貽陛

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遺之屈為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謀為竄匿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　陛下后妃皇子晉居宮中其狥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　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　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　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詢求貞賢以居其任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慶卜而至者惟　陛下早圖之天下幸甚

一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腑肺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一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各竭而貫之私藏僑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怒神怒馴致今日　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

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　上皇勉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號令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勑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寵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李一舉之徒掛墻壁而已而民不信令　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臣下稟令四海觀聽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以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乘戒深矣臣願　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跋上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　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

伏闕以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　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膺其任也惟　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仲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臣竊惟河朔為　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　藝祖　太宗下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艤舸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長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

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為大衂朕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　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也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　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強虜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為則後將噬臍矣惟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

臣竊觀自濮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　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斂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辭厚

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刼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太擔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弋彼見吾高城深池不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矢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友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

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為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劇賊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為援逗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

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云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遣東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奉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　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　神宗皇帝嘗稱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敝譬然以愛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釋古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　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勑命未敢祗受已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

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況臣備員勸講義臺殿
默輙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明之
士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並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
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
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愆無

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　天度包荒未加竄殛
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
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
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
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
主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會
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
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　天聽　陛下
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　陛下迫於公議
難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　聪慈特賜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乘邊或宮觀任便居住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乘邊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　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縻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爲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　睿恩除臣前件冗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　睿恩誤被部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無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降　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

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祗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亦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陛下特降　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脩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七月二十一日中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
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
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
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
況蒙徑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
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舡
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某為舊疾
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
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太楚泗
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
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　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毫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宮祠其一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糜俯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 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眊昏兩脛

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無盡之秊不至失所

其三 兼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　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　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　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秊精神昏眊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追還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　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　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

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下誤蒙　睿恩擢侍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
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扇招人言自貽悔
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
以食貧指衆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
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察臣
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
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縻餼廩已逾二秊方時艱難而
蒲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靦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虞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虞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于桓褐不完飯蔬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掾屬無以過之當路柄臣夫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獎善之實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　聖旨不允者備員八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謙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策以亾羊奚殊博簺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叟三世偶以桑榆之勉景親逢　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

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忝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殷忠訓獎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尊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謙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患無其時有遭時之士者常患無其位況值離明之盛恐乃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寘在七人之列是蒸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邊今學惟泥古疊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諮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殷不勉勵前修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勉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

謝伏念臣賦材謭薄禀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瘠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懇誠未回　天聽此蓋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尾羶之賤致茲庸陋夜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溢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太錫恩出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恤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矧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揚己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夜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殷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祕職遂冒貢以悅辭雖盡力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槖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房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天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頹荐膺眷渥臣謹

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黍　九廟之再安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貽湯勇智憂勤乎於內外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神器於傾側之際臣叨塵法從莫效微勞願思高祖之好謀仍舊文皇之英武　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侯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賀復辟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孚天人協助雖有太邕之意雖逃如市之歸大明既升輿情共慶總師入覲率多方外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復古

謝除工部侍郎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賜環荐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綍遽膺殷辭難於就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

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之大變擢繇學省實在諫垣念當效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圜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春惟銷患無競得人拔萃下及於衰殘奔赴草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寬容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脩外攘之際專賴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制建繼明寖襲藩越之勳克篤孝恭之實凡側事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友在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槖奉身益盡論思之職梳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為寖隳職業老不知止有靦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

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妄夾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棄榆之勉景徒積兢慙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脩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乘盡之季適多艱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褰丘首之念亟屆曳尾之安自分奇窮已絕分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縻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濱老馬已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光誤膺華衮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念臣卞不遠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　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罄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　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結衰殘文未捐棄殷不益堅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別秦辭祿已兒後期進秩切榮益懋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安凡陋麾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豈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荐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縻餼廩寖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叟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縻延閣之清名碩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　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寖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不宰凡厥禀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

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 代虔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脩禮文之廣備表　聖日之光華頎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葄鬯厠鸞鷺之侶雨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 代作

唐興帝業天開閟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其人神之協應蓁夷夏以交欣恭惟　太皇太后坤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謀萬國承規普被關雎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萬壽無疆願效崗陵之祝

貢物 代作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纖前件

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 代漕臣作

庸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羌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螳怒
當前鴟張弗茹豪戍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千里桑麻被
髮遺黎一日冠帶此蓋皇帝陛下淵泉溥溥聖武
布昭莫敢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
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
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關之質告成清廟僕聞下
馬之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
論被旨召對疎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
殷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季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為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車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猶為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為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為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其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為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究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榷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昔榷之又榷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賒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京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爲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為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摧債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其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景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摧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逃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摧者方神考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鄰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敷在人戶者支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繰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

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有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此方賊之後二浙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逭譴責太不免敷派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其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心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官督責必以舊額為責裒刻之吏務以應辦為功則所取無有限度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變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稅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嗷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至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紛紛無益於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納絹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之時民間得錢頗以為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為表裡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貿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況又未必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庶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為民害蓋州郡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淅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官縱胥吏為姦只與時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甫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資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夾民間私自債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鑞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涔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贅一二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季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亦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指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為銅以輸官受舊為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為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乞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居者困於調歛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亾轉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敝吾民出倍稱之息以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云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夜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慚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枝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數否寔知無姦細潛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

戎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為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二三年卒為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為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揚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計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況餘人乎葉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九擇將

將帥猶雞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告暴久沉下寮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武不為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下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底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祗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御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竦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蔡霍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為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況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為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均被海內人怨神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剥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銜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衣褐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為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益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蓺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摧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為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變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為急故能有成功夫稽于衆舍己從人舜之為舜以此而已況其下者乎蓋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邊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恝然不以軍務為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季卒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為之當徐為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求冀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之年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
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
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今也舜雞鳴
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為不善惟日不
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亾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傅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犂老節

犂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泆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网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用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為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酒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
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剥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蔡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
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
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
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說諛日進而法家拂士
衆所共嫉也分而為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
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為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
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
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為過矣故記
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
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
言之詩為傷於說而作也蓋說人之言常巧矣故能
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蓄雞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德[illegible]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已私坐視民之流亾凍餒而莫之恤非為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

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寔大臣輕變　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如抄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為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縻禮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　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寔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斂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各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

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夫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黈纊塞聰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純夫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為一体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矣耳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嘆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

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故
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
以哉

夫子至於是邪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体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為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聲音咲貌可為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睟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天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為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為而
不知常德之為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
矣為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
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
飽居而安夫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
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

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患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爭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

貧而樂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美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為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為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

知來矣其間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珍異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若稽以節之則狥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狥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幸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